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pr. 1996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一九九六年四月第三十三期

新春絮語

——達文

這一期的編輯過程中，正遇上農曆新年，也就是又一個春天到來了。佳節前後收到一批久違的詩友書信，讓近僵的心靈感到溫暖。其中惠州詩人戈仁先生的熱情評價令人感激：“……第30期剛收到，粗翻一下，不但版面新，發詩發論更具有力度和厚重感。特別新開的〈詩的點線面〉發的〈秋原說〉和〈陳本銘說〉更讓人耳目一新，並給人如何認識詩和如何超越注入沉思的活力，從詩的根基深入更顯得大氣和厚重，手捧起真愛不釋手了。”但願我們自身能不斷進步，才不至於辜負戈仁先生及所有朋友們的信賴。

其實詩到今日，已遠非昔年的熱鬧了。門庭冷落，更顯示土地的堅實。在這種寂寞的時刻，仍負笈而至者方見其心痴。商河便是這樣的一位朋友，他是一位散文和小說大家。他的文字本來早就被當作沒有分行的詩來讀了。但他的第一本集子竟然是一部詩集，可見詩在他心目中的份量。然而在此之前他僅將自己的散文和小說公開發表，連相交多年的筆者也未曾見過他的詩稿，爲了紓解這種令人陌生的遺憾，筆者從他這部名爲《萬葉飄零》的詩集中摘出一個小輯，以饗讀者。

當代德語詩壇，自里爾克之後，便沒有英、法和西班牙語詩壇一般顯赫的聲勢了。不過沉寂正好提供了靜悟的機會，當代德語詩始終是那樣精緻、純粹。在天才的 Trakl 和一班表現主義詩人領盡風騷之後，被德語、法語和猶太文化共同熏冶出來的 Paul Celan 更是看透生死，追索天籟。本期輯譯他的晚期作品，期望能傳達他對宇宙的感覺。

本期還有對美國自白派的另一名女將安妮·賽斯同的譯介，以及秀陶、非馬的譯詩，不經意地組成了一期專輯。雖然詩是不可譯的，但即使是在同一種語言中，詩也只能通過心靈相通，而非直接用文字表達的。既然語言的距離不一定是詩的障礙，我們爲什麼不去尋找共鳴呢？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聖地牙哥)
楊 牧 (西雅圖)
張 錯 (洛杉磯)
(排名不分先後)

本期主編：

達 文

編 委：

遠 方·陳銘華
陳本銘

名譽編委：

林建中 (三藩市)
何啓良 (聖荷西)
張湘業 (三藩市)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陳國賢 (維州)
陳澄海 (台灣)
葉載福 (台灣)
沈季夫 (橙縣)
鄧鉅源 (加拿大)
黃紀原 (費城)
劉耀中 (洛杉磯)
施江漢 (三藩市)

果 風

郭 揮 (丹麥)
吳懷楚 (科州)
陳齊家 (新澤西)
余瑞森 (新西蘭)
黃奇峰 (洛杉磯)
關 雲 (台灣)

通訊處 : New World Poetry,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編輯筆記 新春絮語◎達文 1
目錄 2

詩創作

紀弦 致木星女人 3
虹影 情書／進不了門的帽子 3
周正光 追月 4
張翊 隱題詩：試作李商隱 4
方舟子 童話的末日 4
吳悠藍 花生 4
遠方 五行新說 5
王性初 下半夜的音響效果 5
心水 德國二帖 6
張夢華 感動我的一些東西 6
熊鷹 石頭的故事／坐待天明 7
袁曉慶、湯弘 接近音樂的方式／深刻的逃亡 7
張衛東 十二月二十七日雪 8
何兆輪 杯子 8
宋遼 北京樂隊紀事 9
梁宇廣 午夜時分一首山歌穿透城市的心臟 9
沙克 琴的羅曼司 9
胡曙光 近兩年攝政王是流感／
用了整整六年他們來到這裡 10
達達 貝多芬／循環／對偶 10
馬非 短詩 11
彭一田 詩人 11
楊邪 帷幕 11
呢喃 聽濤 12
顏峻 一半 12
黃河 音樂 12
侯榮 面對斷裂的石頭 12
陳龍 無題 13
南嶺 十一月 13
牛筱剛 藍色屋子 13
孫成文 生存 13
陳強華 煉金術 14
呂葉 關於生活之一、之二 14

夜林 快樂的時刻／
現代爆破技術或曰尋根藝術 15
李國七 吉隆坡速寫／未來式 15
丁子 咖啡屋 16
陳玉棟 這個世界 16
謝敏 石頭 16
黃奇峰 攀山 17
關雲 布偶世界 17
黃昌成 口琴 17
趙剛 雪 18
王露秋 給一個畫畫的朋友 18
陳本銘 在牙醫躺椅上 19
斯冰 學習愛情 19
陳銘華 舊雨／冬探／星期一早上的會議室 19
葉輝 隨想及狀態（三首） 20
林忠成 追悼會／地獄候車室 21
達文二首 獨行者／年輪 22
余少健 最後一次海戀 22
歐陽昱 秋天的原野 22
嚴力 詩句系列 23
魯鳴 日出日落 23

詩輯

商河詩頁 24-25
Paul Celan詩輯 26-27
非馬 我喜愛的英美詩 28
秀陶 西語系散文詩選（二） 29
劉耀中 安妮·賽斯同 30-32
安妮·賽斯同詩選 32-33

評介

紀弦 序《春天的遊戲》 34-36

致木星女人

紀 弦

木星上的女人，
我夢中的情婦，
生三隻乳房的，全裸著的，
你多美呀！但是今天，
縱令業經孔子批准，
我也不高興和你談戀愛了。

因為你用兩指把我捏起來，
作良久之端詳，就像我的孫女
玩她的芭比娃娃一樣。

這使我忽然覺醒：
那有侏儒擁巨人而起舞的？
更何況，相對於行星之王，
我們的地球，簡直藐小得
等於不存在了。

於是我就設法脫身，快快逃走。
我想，如果你生起氣來，
一腳踩碎了我的超光速太空船，
那我還能回到我的老家去嗎？

後記：(一)此詩完成於一九九五年聖誕節，是我這一年最後的一個作品。(二)假定有這麼一天，我駕駛著超光速太空船，飛往木星，去訪問我夢中的情婦，就很有可能發生像這樣一連串的事故。(三)一九五八年，在台灣，我寫了一首很重要的長詩〈我來自橋那邊〉。詩中有如下的一段：

到週末，
把所有的卡羅里消耗殆盡，
這才來他一個午睡。
睡夢中，我夢見一種飛——
那是不坐飛機也不長翅膀的。
所以我當然可以光著身子
跟一個生三隻乳房的木星上的女人
談戀愛，而不被道德重整委員會
叫了去加以重整。

我還夢見孔子，
他也舉兩手表示贊成，
說沒有什麼關係。……

由此看來，我和木星上的女人相識，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四)我的詩，也許“黃”了一點。但很科學。為了藝術，“全裸”或“光著身子”，此乃表現上的有必要。請勿以世俗的眼光與冬烘的頭腦來看待。幸甚！幸甚！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美西堂半島居

情書

信不讓我作最後的決定，它瞪著眼，然後
斜擦過我的頭頂，好像灰貓
激動的一剎那

喋喋不休的朋友，你追著我旅行
在我面前塗一片緊張不安的黃色
你讓我醒著，一直觀看你的獻舞：
說是我必有壞名聲

是的，信推擠我到壞名聲上，輕輕哼兩聲
還剔了一下指甲！壞名聲令人想入非非

如聳在高地上的塔。而觀塔的人越離越遠
決非我一意孤行
目標正確：塔尖撐著雲端。它保證

我將成為它的同伙，長出一張
嶄新的臉，讀秒倒數，等著——

1993/2/11

虹影 —— 一首

窗子裡的剪影在爭吵 一頂圓帽
被拋下石階，第三扇門內

亮光熄滅
而水面卻響起沉沉的腳步

池塘邊的路線由於錢幣上的細紋
變得潮濕而發軟
守候在樓下的臉也消失了

街上走過來的人眼圈紅腫
步子卻傲慢
似乎沒有對不起任何人

不過那只是一個錯覺，你認出了
那頂破舊的圓帽
於是也認出了樓下的臉

你推開第三扇門
又一頂帽子扔出了門外

1993/5/1

進 不 了 門 的 帽 子

追 月

周正先

等到重重跌了一跤
才驚覺
從東亞一直追到北美
歲月
早已隨著足下的飛塵紛紛遠去
夢一般的清影呵
真的舉手可及？

算了，還是轉身走自己的路
偶然回頭
卻見 月
正向著我
全速
追
來

隱題詩：試作李商隱

張翊

直等窗外雪停，你起身拾起
道旁枯樹枝，投入爐中。
相隔蓬山幾重？自上回遠別
思念已如長春籐，爬滿
了旅夢。爐中飛起又飛落的
無非是久違的詩情，無非是日
益斑駁的詩稿

未有歸期嗎？西窗下你何
妨彈唱五十絃。人生
惆緒剪不斷，正如一江逝水從來
悵然東流。所謂“身在情在”不過
是安慰自己的說詞。要不然有一回
清歌未歇，你何以急急
狂奔江頭，要把追憶流放滄海？

1/30/92初稿 2/1/96定稿 New Jersey

童話的末日 方舟子

我仍然記得我的旅程開始於許多年前的今日
我並不是去奔赴一次等待已久的約會
從來沒有不可抗拒的聲音在招引我
我只是去尋找遺失的古老光環
千百年後依然閃耀在某個未為人知的角落
也許那是一座荒蕪已久的玫瑰花園
而你就是它被遺忘的主人
任憑落紅遍地而我無緣採擷
只能在無人的曠野踩著野花的幽香
一絲悲憫升起在空蕩蕩的天際
我乃是孤獨的布施者
在死寂的世界傳播無人能解的幻想
神秘的星座引導我離開故土越來越遠
白馬走失而我還必須趕路
黑色的森林裡到處是你布下的迷陣
你無處不在的身影是我可望不可及的家園
一次次的尋找只是徒勞的遊戲
所有的啓程必回到不變的起點
我終於獨自坐在相思樹下
讓等待的寂寞取代遠征的激動
或許你已擦肩而過而我忘記回頭
或許你正在走來而我無法察覺
這一切已經與我毫不相干
這是一個平淡無奇的日子
往事和未來一起風起雲湧而我只是木然獨坐
風吹動黎明前的月光帶來一絲餘溫
冰封的心靈依舊冷冷猶如末日
一個人的絕望還能持續多久
所有的希望都屬於過去的季節
我守候一生的童話開始進入沒有盡頭的冬天
二十八歲的初秋有雪花陣陣
埋葬了十八歲少年永恆熱烈的夢想

1995/9/28

花生 吳悠藍

兩顆豆仁，互困在一個空殼子。
自己的空間不大，溝通的地方更窄。
日漸粗糙而趨於平淡的外貌，又讓有心人不欲接近。
於是我想到了現代那所謂的“婚姻”……

五行新說

遠方

金

一堆臭銅爛鐵
徒具虛名
能令富貴無奈
貧賤無尤
威武無功的
即使只是只言片語
同樣擲地有聲
直至可斷金切玉

木

春至欣欣
秋來蕭蕭
都是真情實感的流露
忍辱負重
為粉為灰
並不好大喜功
就是再生
也只為報恩
人類自己薄情寡義
卻硬要中傷草木

水

說月光
道柔情
那只是燃燒
只是熱烈的
另一使命
不要忘了
鴻蒙初開時
正是造物主
用三粒火種
交由雷電轟擊
才先於人
轉世投胎的

火

水可剋火
不過只剋
可以出真金
可以見豪情的
明火
卻奈何不了

慾火
妒火
無名火
難怪今日世界
被焚得焦頭爛額
體無完膚

土

對三教九流
我都心存疑竇
只篤信你
為浮雲的注釋
只折服你
睥睨的表達力度
你描述一瞬於永久
你孕育萬有其實虛無
待心願一了
我會赤條條匍伏在地
由你剃度
作勇往的皈依

∞ ※ ∞

下半夜的

音響效果

王性初

在一片漫天漆黑中
爆發了樂曲的火山
節奏強烈地摩擦著大腿
響脆的掌聲肉麻

電子琴鋪出參差的階梯
電吉他的軟舌一吐一縮
有人在嘶喊
有人在耳語

都帶有無眠的倦意
都眨著性感的媚眼
架子鼓的呼吸聲忙碌地跋涉
間或插進了廣告的刀刃

世間出奇地寧靜
音響是夜的鈕扣
樂曲一旦消逝
夜將一絲不掛

Oldenburg 印象

從一個異鄉投入另一個異域
 時空交錯使我恍惚如夢
 愕然廁身，猶似外星客
 盈耳皆是難懂的啁啾
 烏登堡市中心摩肩擦踵
 如鱗人潮湧動
 廚窗精品陳設，誘惑著
 藍藍的眼珠
 我讓層層冬衣包裹
 只剩下很中國的五官
 凝望遠古高聳的教堂
 雲霧低迷壓頂
 風景樹枝白霜染蓋
 天堂彷彿觸手可及
 我驟然想問問滿街的德國人
 什麼叫做鄉愁？
 掏一個硬幣搖掛電話
 女兒熟悉的聲音從墨爾本傳來
 冰冷的手掌熱血流奔
 終於證明了我依舊存在
 歐洲冬季蒼白的太陽
 映照東方的容顏，一張曾經
 印著中國溢瀉鄉愁孤獨流浪的面孔

28/12/1995 德國旅次

Zetel 小城迎新歲

四串長長長長的四十萬顆
 來自中國的鞭炮
 把德國北部 Zetel 小城
 從零下七度嚴冬裡
 高高掛起了新年的希望
 福滿樓！能治療鄉愁的三個
 方塊字，俯視著天涯外這班
 遊子們，倒數時刻的食客
 用我難懂的發音迎接元旦
 鞭炮點燃，轟天震耳響聲連珠起
 煙霧迷茫，喚醒沉醒的酷寒冬夜
 十分鐘持續電光閃爍
 千張萬片鮮紅紙碎飄落旋舞
 福滿樓前滿地紅，鴻福滿樓
 千顆煙花沖天放
 艷彩繽紛照滿空
 我們歡呼、握手、摟抱、輕吻
 用中文德語相互賀歲祝福
 一九九六！在香檳杯碰撞中
 微笑蒞臨，醉意訖然歸
 盈耳鞭炮聲一路尾隨
 願人人新年如意吉祥

後記：二弟玉湖於北德經營餐樓“福滿樓”，除夕燒四十萬顆鞭炮及千顆煙花迎新歲，為小城盛事。

一九九六年元旦於德國

張
夢
華

感
動
我
的
一
些
東
西

感動我的一些東西
 它們在黑暗中發出陰冷的微光
 很輕地耳鬢低語
 雨聲中我靜靜地回家
 穿過潮濕的大門
 月光很平淡地照亮經驗的盡頭
 盡頭是緊閉的窗
 這時往往聽到碎裂的聲音
 從身後響起
 很多事情就這麼發生
 從虛無中緩慢而堅硬地出現
 離開我們的感覺
 來到我們的心中
 像手心下飄浮的臉

你可以撫摸到一些親切的紋路
 許多年前的一杯水
 陌生地映出熟悉的影子

感動我的一些東西
 它們在四周毛茸茸地觸碰我
 溫柔地經過我
 像蛇一樣嘆息一聲
 冰冷地抓住我
 紛亂的腳步在空中走動

感動我的一些東西
 離開的季節像沉重的羽毛
 覆蓋著我們隱秘的全部

熊鷹

坐待天明

水上自取滅亡的柳影
不再晃我心事地暗進夜裡
我蹲坐的水邊
只有一只鳥活過水面

這是誰也打不響的寂靜
一顆星掉進水裡
是這顆星自覺自願洗淨自己
我要打撈的想法
含蓄著玩水的兩手

這水上徹夜都是白光
不再返照我的面孔
我不知不覺自己的表情
也就這樣坐待天明

石頭的故事

你還能坐在石上
不再流下經久不衰的眼淚
讓我抬眼望去
想到我們永遠的月亮
就在天空不大不小地懸著

這石頭被你蹲坐的溫暖
還能流傳下去火熱後來的客人
他那被燙的一灼
真要臉朝我們遠去的方向
從心默念一路平安

我們曾經暖熱的石頭
真像誰也搬不動的故事
早在去年的那場風雪盡頭
獨自寒冷下去了

袁
曉
慶
、
湯
弘

深刻的逃亡

捫心的手勢觸及默然
一次難以維繼的追憶
緣於音樂的細部迷失
未及完成的重量亦在指間節節滑落
激情如是消磨
隱顯著今生躁動的痕跡
最後的鈍響
從胸膛挪開
悠然口哨裡的金屬掛件
進入眼中張開的意念

進入眼中張開的意念
悠然口哨裡的金屬掛件
從胸膛挪開
最後的鈍響
隱顯著今生躁動的痕跡
激情如是消磨
未及完成的重量亦在指間節節滑落
緣於音樂的細部迷失
一次難以維繼的追憶
捫心的手勢觸及默然

接近音樂的方式

我夏日裡的陽光在躁動的人群後面
殊異於鏡照中心靈的映現。這曾經的景色

種植於習習游動的光陰中。傾聽——
幽藍襯托下融化了的詞語。零落的旗幡
在我體內招招展展。一簇簇透明得
無法剔除的欲望啊

這綿延不絕的情歌啊。飽受虐待的
仰望。倔強。抵達虛無而實在的秩序中

一個啞然區域。一把吉它在椅子上
會怎樣擺放。脆弱的線弦上疊現

我的沉默。回憶。嚼碎了貧乏的
物質生活。幾乎淘洗殆盡的空白

習慣的干擾隱秘地砸向
照亮孤寂的流水。痛楚紛紛濺起

飛翔的弧形激情。這接近純粹的律動
簡約。夢幻般凝結

94/07/21晚破橋

十二月二十七日雪

張肅東

全白了，然後結成冰，化作水
太陽出來的時候，上升為汽體
最後一切恢復原貌

這好像是一種過程
量的累積使情緒白熱化
理智給他降溫，再用友好
產生一點熱度，然後高興地分手
一身 輕鬆

自然如此，人生亦如此
自然輕鬆嗎，我們高興嗎
而雪總是要下的，這不是一種巧合
就像意志碰上刀鋒
雪，是冷的，血是熱的

我們對高溫似乎已習以為常
低溫要由物質來承受
在城市的每一處平台上
那些橫臥於院落的死樹和呆立街頭的
枯枝，是我們肉體蒙難的承受者
看，靈魂懸在變形的電線上
悲動的飲泣，車輪
抹去的是透明的 血跡

為擺脫這個不幸
我閉門不出，謝絕一切探視
抱病蜷縮於榻上，音樂為我溫胃
幾粒西化的藥片，是我存活的
口糧，如果，還要查抄
那便是墨跡，那些零亂的筆鋒
刻下的這道傷痕。

離去的鳥兒注定要離去
這鬼天氣，鼠類也不見蹤影
唯有雪花和風聲 在頭頂放肆地
行走、飛舞、吶喊，像我們從前的
影子。這熟悉的行動多麼少見
對道路來說，歷史的契機總是眨眼即失

火還是要燒起來的，在室內
在冰冷的中心，熱量正在聚積
然後擴散，在我們視野的每個角落
烤熱足下的水門汀，和
周圍每一塊僵死的牆壁。而窗外
街燈將再次成為我們的旗幟，從雪夜
走向明天，一個生機的雪橇

杯
子

杯子是透明的
杯子裡有一條河

一只比杯子更閃亮的
棲息的大鳥
背來水的源頭
在平靜的桌子上
歇一翅天空和落葉
一切幻想的純粹

何
兆
輪

杯子。不失冷靜的水
切斷窗與燈的注視
讓我躲在杯子裡
聆聽歲月
怎樣將最後的時光
一飲而盡

杯子站立或傾倒
感動著蹣跚的手指
整個夜晚
我的目光
沉浮於從容不迫的茶梗
為一種意志和力量
在水的間隙，跋涉……

哦 我的杯子
一只懂得我生命的杯子

總在我激動或失意的時候
擺脫城市的喧囂
依舊像一只大鳥
背來。飛翔的水
熄滅我內心
哭泣的燭

94/12/4改於北京

呢喃

聽濤

此刻我腳下的水域朦朧、遼闊
在月光下緩緩起伏
一塊礁石只露出一半脊骨
沒有波紋，沒有喧嘩。這是北部灣的夏天
幾棵矮樹把枝葉伸向低低的水面
而水的呼吸逐漸升高

跌宕的海岸，或平緩的一小塊岬角
當水鳥圍攏在豁朗的沙灘
一邊是款款深情的藍色弧線
這弧線如此柔和，幾乎接近黎明
我們的目光越過草徑、林叢
據說雨季就集結在山的背後

遠遠地，海水慢慢湧了過來
很多記不起的線條、聲息
和時間的碎片，正悄悄隱去，一點點
隱去。而我仍久久傾聽著
那一葉帆影，在碧空盡頭
耳朵裡塞滿了泱泱水國的無窮細屑

顏峻

夜晚
有一半人準備沉睡
另一半卻漸漸醒來

一半

一半的月光照在古代
另一半掩埋了路燈
風有一半追著時光
剩下一半無處可去
砍破天空將我泄露出來

我一半在天上飄動
一半在地上修路
我有一半還在哭泣
另外一半已經被她愛上

一半的孩童全是流星……
我說出一半的言語
夜晚也正好過去一半

黃河

音樂

這個晚上，你又由窗口進來
靠在桌旁凝視著我，一副哀怨的神情
我說：“請回到坐位上去，”
我優雅地練習著鞠躬

彷彿畫家肆意調弄著色彩
心滿意足的頑童
把門由中間打碎，追逐洒落一地的笑聲

“應該首先學會生活，”
美妙的情影閃過眼帘
兩組旋律手挽著手，開始跳古怪的舞蹈

金碧輝煌的裂口
一個聲音在哭泣——我卻冷漠地背過身去
白色的花蕊
愛情、星空、醒來時的遺忘

侯榮

面對斷裂的石頭

雜陳眼前，石們鐵青著臉
不動聲息
觀望粉塵在身邊狂舞濺落
任憑陽光空氣親切地撫摸斷面

石匠的舉動十分簡單
鐵錘也不問津石頭的年輪
打開凍結的緘默
露出另一派寧靜
潔白的光芒直抵萬物之眼
誰人能見血濺五步

它們曾是渾然一體的完整
可見挽救遠比摧殘艱難
就讓我蒼白的面孔貼近石塊
並且走進它 走向最後的宮殿
請你試著縫合石頭的傷口
千萬不要在體表雕鏤懷念
否則我就要崩石而出，掘地三尺而居

陳
龍

死去的人
你現在哪裡

無
題

眼前 人們又已開始
往前猛插 盡力下潛

大家奮力敲響未顯的四壁

這有何用
你看：石塊還能碎下去
有人已經停止

何人將說：我已到達某地

南嶺

十一月

我不忘卻

一堵牆 一扇門 以及一架梯子
沒有真實 一切真實都很縹渺
音樂這東西站在我肩上
指手劃腳
它意思是說
月亮看起來挺香甜

我只願回味

從門上推開牆
沿梯子攀援你的感覺
但很朦朧 彷彿
僅是我在異地
寫過的一段極不成功的
小說

從七月出走

在八月裡迷路
錯過了九月
抵達十月已是中午
把所有的辭物
偷偷向十一月運送
門 牆
梯子 音樂 月亮
可十月同十一月竟
這般親蜜
後者的開始緊接著前者的末日

牛
筱
剛

往年的這個季節
電話裡一片空寂
他一腳踏著屋頂 但還帶著懷疑
有一個細節他無法解釋
我們已取了杯上的指紋
紅光幾乎耀花了眼睛

藍
色
屋
子

我應當事先說明 此人
短小精悍
早上醒來立即被忘卻的夢
非法進入和虐待動物 此外
無事可做
先生可以另請高明

那一年實行了夏時制
熱得很不正常
現實生活中 屋子漆成藍色
他的手腕歪成奇怪的角度

六角屋空空如也
輪廓黑色 鈴聲顯得遼遠
他想回到家裡
檢查一下閣樓屋漏的事

孫
成
文

初聞號哭
便感覺那霧
瀰漫門
層層盪著斑斕的光環
出 出 進 進

生

(年輪 朦朧構畫
存在的足跡)

存

再見或告別那門
皆入幽境
頓覺綠色與月亮消失
燈火闌珊
孤影相吊
見一人
打點行裝
走向下段旅程

請相信
高明的煉金術
緊緊擁抱吧
這一爐烈火

爲了永久的生存
不要拒絕熔化
讓上帝在上面讚嘆
讓天使也心懷嫉妒

僅靠一爐烈火
熔化一切
懲罰孤獨
讓喜悅的水銀進射
上帝習以爲常的
人心的墮落

陳
強
華
·
煉
金
術

請相信
高明的煉金術
星點火種
脫離他粗糙的手
爆裂成真正的火焰
把礦物拋入爐中
加入自由的元素
在火中唱一首歌

爲了永久的生存
焚盡世俗的成見
閃爍繽紛的色彩
照亮逐日黯淡的夢境
從燃燒中走出來
這純粹的光芒
第一次將他
深深打動

白菜 蘿蔔
我勒緊褲腰帶 在紅旗下
認真地舉起手臂 我必須回答
老師的任何一個問題 比如吃
進去的是草 爲什麼擠出來的是奶

將手電光指向天空
在穿越黑夜時 我得不到必需的反光

許多事情過去了便不再提它
聰明的人出門時總看看天色
而更多的人直在這裡 長成一種野草
年復一年填飽某些人的肚子

我手捧鮮花卻不知該獻給誰
所有的人都在向我伸手
如今 所有的人都手捧鮮花向我
兩手空空

票子 房子 位子
長大後才知道生活不相信眼淚
我把自己帶回人群並接受洗禮
偶爾的一次流淚是兒子問我
吃進去的是草 擠出來的爲什麼是奶

關
於
生
活

(
之
一
)

呂
葉

關
於
生
活

(
之
二
)

結果走進午夜的城市
留下童年蜷縮在故鄉的嚴冬

隨便掀開一塊瓦
都會找到母親爲我暗藏的溫暖嗎

我忘了許諾給兒子的一塊巧克力
而在街頭漫游
許多東西都被忘記
這煤車從身邊開走 家裡的暖氣
是否打開 門窗是否關好

霓虹燈也滅了 一只空酒瓶甩碎了
整個城市的夜只剩下碎玻璃以及
墳一般的黑 我必須回家了

隨便敲開一扇家門 我的手被門縫夾住
並塞給我一張人民幣
然後 一只手臂溫柔地挽住我的胳膊
我的眼角閃著淚光 遠處
兒子的哭聲成爲唯一真實的
語言

夜林

快樂時刻

小護士的針頭
扎進我屁股的瞬間

就已折斷
我大笑著
後面大臉上的半截鋼針
已指向了天

我想起了
農民起義失敗後
山頭上豎著的半截旗杆

以及艾略特
插在荒原上的那支
失去了語言的禿筆

現代爆破技術或曰尋根派藝術

十五樓陽台外
白褲衩
隨風飄下
蓋住了一個孩子
春天的風箏

稍稍有一點兒紅
一個妓女的羞澀
使這個孩子
向上的目光
纏綿不已

順著手中的那根繩
孩子興奮地喊著
“娘——”
這座高樓
即刻就像做愛時
女人的身體
轟然倒塌

吉隆坡速寫

吉隆坡並不屬於退休者，不屬於
等待夢發生，機會自己找來的遊牧民種

吉隆坡的路是直直往前的單行道
不能倒退、轉彎
可以取巧、可以趕過一系列
隨時亮起來的燈號
你錯一步就錯過了
錯過愛同時錯過了你自己

當一場豪雨成災，巴生河鵝唼河紛紛越堤抗議
當一些垃圾，一些舊屋翻新阻塞了河道的流勢

當吉隆坡是一個老人癱瘓了身
沿著一種屬於被動的無奈的生活喘氣

除了搖搖頭嘆息你還能夠做些甚麼

李國七

未來式

距離我追尋索求的時代太遠……

我是一隻本份的公豬
播種然後被閹掉
我是一匹本份的雄馬
淪為競賽場上的樣本

所有的抗議是頹廢的夜生活
即將潰爛
在幽暗的沙河裡是失群的蜉蝣
以倒退方式前進

丁子

咖啡屋

從季節的神經上
把興奮的果豆摘下
讓歲月摻進人的感情
而後走進一座低小狹窄
而且帶點燭光的小屋
讓沒事幹人們進來
鑽進苦澀浸泡。飲
別人泡製的情調

靈魂裸露
坐在这黑色的音符中
似從旅途歸來小憩
任音樂和思緒隨便游弋
於是對飲。把往事的日曆
都飲成身邊的故事

沒有陽光和風雨
沒有陰霾和掙掙
但這裡的風景卻令人
嚼咀。或思念遠方的芙蓉
或回味讀沙士比亞的姿式
或是用一種顏色裝飾自己
就這麼舉起這杯沉重
沉重如每個人心事
的液體語言。飲下
也許是啓示也許是
驚醒或者失落。而後
走出去——
陽光依舊

陳玉棟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被詩人思想的河床規束著
一明一暗在密林深處走著
這個世界，是詩人理想中的瘋女人
讓人看了既美麗得心跳
又憐懼得心寒

這個世界，是詩人夢想中的城堡
每一根一觸即發的經絡
都通著生命的甬道
這個世界，是詩人冥想中的戀人
一字一句 一舉一動
都寫滿難分難捨的情韻
這個世界，是詩人哲思中的絕唱
每一次大笑 每一次痛苦
都深刻著人類的悲愴世紀的烙印
這個世界，永遠走在詩人的身後
一次次不懈的努力
一次次歷史的嬗變
都包括著文明與和平的危安
這個世界，一天天在長大
是人類唯一的寵兒
是詩人臨終前的遺囑是他的墓誌銘

謝敏

石頭

砸下來
砸下來
我的背上，落滿石頭
手上的脛
在樹根暴漲
十根腳趾
緊緊地，抓在地面
我不吭一聲
我高仰起頭顱，讓血
在體內洶湧
迎著風
向著火
挺直腰板大聲吶喊
讓石頭
再猛烈地
再猛烈地砸下來
我聽見我的肉體咯咯作響
我看見我的身上
全都變成堅硬的骨頭
歌聲
在遠處響起

宋遼

北京樂隊紀事

聲納飄過做夢者的店鋪和煙氣
光頭上面的塑料拉鏈割開了孤獨的嘴
男人們在岸邊做操
（尤如我在廚房裡購買幻覺的入場券）
鼓從玻璃窗上展開環形的信件
（一支樂隊叫“穴位”他們肯定我的採訪）
愚蠢猶如北京的搖滾樂
我的學生們脫離他們的身體
（店鋪裡將沒有人懷疑眩暈的自由）
更多的眼睛裡的電燈被人晃動
不真實的天花板
鯨魚們集體映現的倫敦
70年代的老樂隊妄想從哪裡端出他們的蠟燭
（散場後和我錯過的人需要孤獨的禮物）
夢在胡鬧中開始：
他們將兩張唱片裝入左右雙腳
然後雙手誇張地抓住我的外套
向另一個超級市場游去。

1993/12/26

梁宇廣

午夜時分

一首山歌穿透城市的心臟

午夜時分一首山歌穿透城市的心臟

這首山歌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
從城市背後栽滿谷子木薯甘蔗的農村來
從現代的古典主義集體來
簡樸的衣裝中昨天的面容是一個隔夜的夢

好久好久沒有聽到這種粗獷和豪壯了
自城頭的磚塊築起碑林的光榮
我的城市便古老得不得不日夜裝扮年輕
早已忘卻甚麼叫做自然甚麼叫做從容自若

今夜的山歌字字句句似馬蹄聲聲的的得得
踩著霓虹的媚眼踩著像雨像霧的水袖
深入我們的夢深入安著茶色玻璃的心窗
之後，山歌消失了不知飛往何方

便有一條古樸的意念像城河裡的水
一如既往地苦戀著乾涸的假面具

午夜時分一首山歌穿透城市的心臟

一九九三、九寫於廣西岑溪

沙克

琴的羅曼司

有時 我的另一扇窗子裡
靜得全無生命和色彩
連未曾洗理的毛髮也讓寂寞拔盡
骨節極痛地露出夏夜的肌肉
支撐一把琴 悠悠歲月
悠悠得門檻擋不住雨水
我多次泅渡黑水河
試探出世的路碑
橡木求魚 聽任
一江春水流盡芳草

而琴已面壁多年
為高山流水扣弦問天
問得一把斧柄愧對森林
問得我口含琴聲 心無寸言
看琴的喉嚨又富於生氣
掠過水面 山頂的舞蹈
引來九色鹿的回聲
不 我在魚鷹的腋下沐浴聖樂
抗擊病菌 洗滌
爬向金銀的良心

我曾為蜘蛛編造琴的網
太多的存在互相窒息
只有束縛著動物的植物
少許活著 還將活著
起初的盟約毀於我的冷漠
現在我吐出熱情 把琴咽下
把由此招致的災難壓在舌底
持續十一年 二十八歲
我才從琴的眼中夾縫求生
彷彿蟬的耳孔生出小曲
微弱 複沓 兒女情長
在丟失記憶的夏夜
在比虛假還要真實的夏夜

胡曙光

近兩年攝政王是流感

近兩年攝政王是流感。
流感的張弓在會場上點名
他的清水鼻子淌到花名冊上。

議會需要槍桿子築起籬笆
民意絲毫也不表明子彈的火舌
能闡明正義

大熊星座下的廣袤草原
依然呵護著沉默的牛車
濃重的露水給它鍍上一層白銀。

在溫暖的帳篷裡
新娘的睡眠短暫如箭矢
如報紙上新聞所揚起的電火花。

用了整整六年 他們來到這裡

用了整整六年他們來到這裡
扎下自己的村莊
在最初簡陋的村舍裡戰亂
的恐怖像睡眠中擾人的殘雪。
一九九三年。正史教科書不會
將這一瑣事記載
村莊已身處異國。像國境線外
一朵沉默的雲。

它當然應擁有自己的微笑
就像野地裡細碎的花。
長安在傳說裡像一個美
貌的懶漢。皇帝像白樺林
裡的月亮欲凍結
孩童的睡眠

泥濘和遙遠
是返回春天的最好注腳。
它在異化的學園裡
常常哽在作文本中，成為如今
獨一無二的有機體中
獨一無二的刺。

達達 循環

* 所以我說，痛苦是人類的遺物
災難指示著災難
所以我說，回頭不是岸
一走到底，也抵達不了岸
* 所以我說，我們一生的努力
都是在接近失敗
但我們要走得更遠
* 一直抵達真理的背面

對 偶

* 仰望晴空，我一生的希望已徹底落空
俯瞰大河，我一生的追求已徹底乾涸
* 所謂雲朵，不過是上帝遺落的尿布
所謂星辰，不過是另一世界的灰塵

貝多芬

* 一個盲人，我聽見春天
愛情的聲音，寥若晨星
我聽見掌聲，興奮的聲音
蓋過教堂的頂端
* 像一陣陣暴雨
暴雨，打在我赤裸的肩上
多年不見，你依然新鮮
比如這手下的鋼琴
* 無數次奏響，越奏越新
比如月光，白色鴿子的翅膀
輕拂著一個盲人
瘦削的身影
* 月光，今夜你又一次
落在我的窗前
一對羞澀的蝴蝶
* 讓我感到溫暖
就像音樂，又一次
把我內在的情感鼓滿
讓我獨自把一生中
* 短暫的快樂，漫長的苦難
在琴鍵上，像魔術師
手中的鴿子，絲帶和紙扇
越拉越長，這是我
第一次彈出《月光曲》

馬非

短 詩

1

我目睹過太多的精子被避孕套
囚禁在它的囊中的情景
而它們卻總是在抱怨
子宮越來越不夠用

2

生命最終將是為玻璃而活
我們一遍遍擦拭

我們都會看到那一天
站在它的碎片前無事可做的樣子

3

有時我真的以為調製出了這樣的顯影液
在酒喝到過量的三分之一處
就把內心所有的底片統統扔進去

4

對我置身其中的這片土地的憤怒
源於寫作中被我撕碎的
一張張被墨水污染的白紙
所得到的快感
但我無法撕碎這片同樣被污染的土地
無法使它鳥般在空中飛翔

5

為了錄製春天
我把磁帶上的冬天洗掉了

6

光憑孩子是不夠的
我如何將這愛嫁接在她的內心
就像蘋果枝和梨樹那樣
只為另一株樹的簡單理由
我不關心果實

彭 行走 一直屬於起點
一 屬於大地上的窗子
田 天空裡童話的眼睛。

田

我不能設想終點。
六月裡的一場大雪
告訴我行走 總是屬於起點。

詩

行走 一直屬於起點
屬於孩子的願望
藍天裡透明的翅膀。

人

是的 我固執地對自己說
一直屬於起點的行走
一直屬於初戀的夢想。

我悄悄說
我是詩人。
我只對自己悄悄地說
我是詩人。

行走
一直屬於起點的
我的行走。

揚
邪

黑暗。
驚嘩。

帷

這體驗留給了
最後——
黑暗的極至
驚嘩的極至

幕

是耀眼的明亮。
是剎那之前的
渾無所覺，寂靜。

這體驗
誰又能夠真正說出
帷幕，便從此，降下

那或許全是冰雪，膚淺的想象
覆蓋一切
白。悲壯的白。起伏奔突的白
驟然僵住，死寂。

而什麼時候
死寂之上，將悄然棲下那只
白鳥
那只從現在放飛的，大鳥

黃奇峰
攀山

一山
過了
又一山
小山
攀過是
高山
山
遠山
倏然
成
近山
山山山不盡
綠綠綠無邊
回首 俯視
屋宇，工作室，妻兒……
已在塵峰下
仰望
一
簾
白
鍊
如
詩
橫互峰前
欲登臨勝景
需再造
高峰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性質，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牘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關雲

布偶世界

她的純淨
顏色
無邪
皆傷痕——
沒有血
痛處在背後確有
不為人知
生死輪迴的命運
始終爬不出心靈的自憐
借助些許外在而脆弱的拍撫
最後仍被棄舊喜新且肅冷的手
霧水裡終究隱藏她的宿命
隨時
在天地間劃出存在與否的無助

黃昌成

口 琴

最初 口
琴
以對視的距離站著
因表達而摩擦至生熱
像原料合成單一的橡膠
合成 樂器的輕騎兵
音符的花朵無處不開

一個人存在之沉重
口是心的 替身
琴是口的 替身
思念的琴孔嗡嗡作響
兩個人感知的方式
口脫落琴熟習另一種
琴的表情悲喜交加

琴外人
讓片斷的鞭驅趕腳步

趙剛

雪

大雪路過冬天
黃昏時在大地上借宿
迎著大雪行走
點點雪花繞著我飛舞
在地面上樹枝間
我倚著在街邊的欄杆上
數著雪花點點落下
忘了回家
雪花為我披上一件新衣裳
像聖潔的水洒在我身上
在下雪的傍晚
街燈也不再明亮
我無法看清從我身邊經過的行人
是如何帶走了數點雪花

大雪和黃昏一同升起
一幅雪澆的畫面在燈火之前形成
一群群雪花在半空中旋轉著聚攏分散
它們細心地選擇落下的道路
僅僅爲了 不碰傷我
一個黃昏，三五個行人
在雪地中

雪在說話
用那光芒閃爍的言辭
在燙我
黃昏下
冬天的燈火反映著如此的光芒
空曠的雪地上沾滿寂靜的回聲
一枝被雪打腫的筆已觸到潔白的紙
隨便吧
請隨便爲冬天畫下它菱形的疼痛

一場大雪像一本無字的大書攤開
讓我湊巧讀到了其中一頁
此時已屆夜晚
雪將於燈後熄滅
雪將於燈後熄滅

90/11/11

王露秋

給一個畫畫的朋友

是的，我該走了
向著一個沒有色彩的世界
穿過你筆下的羊腸小道
躲過低矮的酸棗樹
繞過濃霧掩蓋的溝壑
太陽和月亮在不遠的地方
爭奪著我
我走著，不停地走
不能回頭，不能
我的足跡已被你墨色的筆掩蓋
找不到足跡我註定要迷路
那麼，請充許我放開嘗試的足
在又一個雨季還沒有趕到之前
用我永不乾涸的淚泉
把愛播種在
沒有色彩的世界
我深信
你會讓高大的山巒
從鬆軟的白紙上浮起
一個淡紫色的微笑
你會祝福我
你會讓所有的鳥兒
從你的畫上飛下來
鳴叫著
爲我送行

九六年一月四日寄自洛城

陳本銘
在牙醫躺椅上

掘墓人
趁著麻醉來襲即好動手
把氣泵、水龍一應機動器械
長柄鑿以及
鶴嘴鋤一概介入顛頰底層
現場燈光如熾
左右上下泓泓探入意識潛伏處
骨質和金屬碰撞割切
原音痺痺地嘶叫著
一台巨型的輪鋸滾轉陷入
火花迸濺的鐘乳岩層
掘墓人
就從相定的這一節下手吧
鑽下去並將哀痛
狠狠蛀死
大東大東的神經搖動
像一首情詩
輕薄的
一經抽離傷感
句子損失其迴盪
辛楚澀酸
淚的感覺

九五年三月廿七加州

斯冰
學習愛情

很久 學習了很久
終於他學得一份冷
是的 他默言寡笑
與你稀釋的情相互照映
再見，再見！他逆向走了

纔隔這麼一天 心
晃搖開始像浪濤掌內的船
要抗拒電話的誘惑
就拚命搜尋曾經
曾經 那些你的錯

最後 翻及了
偏偏是你的好
心遂缺堤崩瀉
電話搖撼凝滯午夜
聲音從沼澤中說
想你，太想你

這是命定的沉溺
任由情濤淹至沒頂也罷
無悔愛得華麗卻淒慘
無悔眼淚去去來來
他太清楚
人 只能活一次

九五年十月於洛城加州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
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感謝

劉耀中： \$32.00
非馬： \$24.00
斯冰： \$60.00

支持

陳銘華詩抄

舊
雨
冬

加州彷彿從來不下雨……
我卻常常在大雨中回家……
生火 燙酒 寫詩……
想盡辦法把自己擰乾……
但總有那麼一滴留在戰後……
餘燼裡不肯乾的淚……
九五年十二月廿三日洛城

雪前的愛
來到屋簷下

雪後的星星
封凍在湖上

一隻獸從心上
踩著自己的腳印
搖頭擺尾地尋梅去了
九五年十二月四日洛城

探
星期一早上的會議室

星期一早上的會議室
燈光遲疑地將握筆的手
複製成一隻
在線路上覓食的
鳥 腳步比風還輕
窗色暗暗入路紛紛
卡車滿載著時間
緩緩從出路那頭的
鐵欄杆 繞過一方屋脊
很綠很綠的乒乓球桌
球賽正進行著
飛來飛去 飛去飛來
噢 這些球
全是我的同僚

九六年二月十九日洛城

隨 想

全部生活，可以用幾行字來
概括。比如寫破舊的廠房之上
我業餘的想像

一個片斷、真實的諷喻
如死者留下的最後的話
穿過低垂的樹葉

一年中的幾次，寫一首詩的願望
把我推到窗前
感到自己已不是芸芸眾生

我聽到腦子中，水泵的聲音
吸進，吐出，快速的
水流變成銀色

中午，寧靜湖面上消失的
泳者，把我驅向簡單的瘋狂

原先爲了愛，現在爲了
生命，痛苦和諸多的思索
以及筆替代的一切

書籍越顯得親切
就越不可信，它的利斧一次次砍空
在牆上留下幻影，在那裡

找不到一匹木馬
每個人都必須獨自進入特洛亞

而人凶惡的歷史變成
污水溝挺立的倒三角
在黑色的草叢中

對接狀態

只有秋季才有充足的
水份，人如一條緩流的河
從你的這邊
可以推測到陷入暗中的
另一部份。拐彎處永恆的飄泊物
淡淡的絨毛從內部照亮

隨 想 及 狀 態

葉 輝

拔開紛繁而輕盈的倒影
涉水而過，細小的足跡
穿越沼澤地帶，不再回來
風在更深處，粗略
又缺乏耐心
在人體相同的樹林中

那裡不再有羽毛豐滿的
小鳥。肺葉發出沙沙的聲音
變成了來自對岸的喘息

從這裡。從任何地方下沉
測量腐爛的深度
腦海中的夢幻。多於漩渦
多於纏住手指的水草

在一塊未經之地停下
相對於天空，我熟知兩個世界
飄流在蒲草編織的床上

狀 態

被幾種生活牽制，或更多的
擠壓、攤開

一只手試圖讓我復原
一次次徒勞，它摸到我的
臉和耳朵說：人

失去了言語、神態，嚐遍百草
卻無法根治我的癡狂

汗水從身體中溢出
停在脅下，如一排排冷凝的水珠
將對稱的弧線
印在坐過的地板上

紫色蒸汽洞穿腦袋
在上面，觀察者將我們變成
水邊一株綠色的東西

將房間中的人看成
晶體中的一朵火焰

追悼會（外一首）

林忠成

窗外，豬糞在吹喇叭
與音樂格鬥 把覓食之女人拋置
你會發現裡面浸了五只死耗子
女人的一副面孔嚴重扭曲
彷彿被誰奸污過 你怎麼
春天還沒到就關心起人類了
一個老太婆把她出嫁的繡花
枕扔入水溝冒出氣泡像煙嘴
還有愛情一起扔下去的還有
五把牙刷女人的產血總往溝
裡倒在我心臟淋成一只青蛙
雨中飛回的鳥。 窗外
豬糞的鼻子已經平靜
不再對著天空高高地翹不再可
惡 藍天比你想像得乾淨多了
魚的眼睛如履薄冰閃電
騎上齒尖老頭又在咳了準是
與老太婆爭吃死神的醋
貓的牙齒還未掉光、假髮你
的夢不過是魔鬼放牧的一只馬
一夜換副面具 豬糞摟著
柱子瘋 用音樂洗耳朵 他娘的
你哭起來多像鱷魚呀早上好！
豬糞們！
我發現酋長們伏在上弦月 水溝
邊的痛哭你知道是怎麼回事
月亮漸漸變紅……變紅，像血災之光
野獸們睜大恐懼的眼早上沒
有一個行人 豬糞們！雨水們！
請保持安靜！追悼會很快
就要開始了 由蒼蠅主持
請不要亂跑。白色的眼淚
我們已具體弄清了死亡的原因
包括兇器和作案時間
五具血淋淋的屍首被拖上來
裹屍布——突然掌聲大作
人們像耗子一樣發出吱吱的
聲音像瘋女人又來了乞食身後
跟著彘狗被敲掉了牙齒
龐大的陽光從天而降，窗外
舒伯特伏在鋼琴上睡去

地獄候車室

豬糞們我現在已安靜多了請你轉
告鱷魚與蒼蠅不許哭腐爛之前
我吻了一下棺材三個瘋子出逃
攝取人的鬼魂的是另外三個禿子
你知道他們禿頂的原因嗎
豬糞們的蹄子已架上鋼琴等
待紅太陽的謊言淹死河流
不知道棺材裡躺著誰豬糞們
稍安勿躁！火車快到了把睡懶
覺的蜘蛛口水流得真長啊
喚醒你這隊長是怎麼當的
紅太陽晒死了大片莊稼大片人
你多瘦啊天啊骷髏摟住美女
的腰肢到處是性交的聲音
火車還沒到 豬糞們！
女士們！請不要擁擠
各人按照車票找到自己的死亡位置
各人寫各人的遺囑
要哭的趕快哭
要吻的趕快吻
要性交的趕快性交
火車的聲音從倫敦、羅馬
紐約、地獄傳來
廁所裡的人趕快出來蛇溜
啦 蒼蠅飛在高貴的大廳擺
攔著死屍“是隊長同志！”
還少三個隊員，
是不是當曠課處理
你耐心等待的大袋死魚提來
幹什麼吃得完你一家三口子嗎
這些腐爛水果那邊多得是
膽小鬼！綠耗子！
豬糞們等到齊後再開奏吧
人群爆發出哭聲撕裂皮膚聲
甩易拉罐聲
我正與美國總統打電話
華燈大亮！豬糞們，
小鳥們，雨水就要從天上下來了
一切按原計劃行事，第一支
是海頓的，第二支是毛澤東的
屁股不要翹得太高 敲爵士鼓
的時候不要跺腳不要養成
壞習慣咬自己光禿禿的指甲
耗子跳水人們沿街狂奔
自殺。總得留幾個女人養豬吧傳宗
接代吧 三個瘋子我夢見了一切
烏鴉從太陽下山的地方飛回

獨行者

——悼慘遭槍殺的東華醫生、影星吳漢

我生非我世
我心逝往歲
俯瞰
孤舟赴浪
如影

世不容我
謝天垂渡
謝花戀我血
和泥解蛹
如風

余少健 最後一次海戀

這是一個勾攝心魄的黃昏
老水手艱難地爬上一塊礁岩
微微地吸進海岸的空氣
感受到海底深處
有一支沉船的哀歌向他飄來
老水手投海之時 所有的
礁岩都在流淚

離海已久
老水手想像不到
投海的姿勢還是那麼優美
老水手的投海僅是一條大櫓
攪動一下海的神經
海還是那麼地坦蕩

老水手投海的一瞬間
一群海豚揚鬚而來
無論是老水手仰天躺成睡眠狀
還是與魚一樣敏銳地深入大海
海豚總是不捨不離地守護著
海面 悲壯的聲音
一陣緊一陣地升起又落下
最後重重疊疊成連綿的山脈

遠遠地看去
老水手像騎著一匹駿馬

達文二首

年輪

從手掌的邊緣向中心望去
從指尖開始彌散的風景
那手指是平原上的大鐘樓
多少腳印朝聖而去
踩亂囚籠的軌跡

樹影在無限延伸
光明把夜壓縮得更厚實
我們的回還使孤獨更遼闊
所有的波紋重新流亡
犁破的掌溝有血

歐陽昱

秋天的原野——大海洋路

四月的原野堆成渾圓的草垛
滾出一片金黃到天邊

飛逝的池塘
細頸的黑天鵝

山在近旁挺著光光的胸脯
水在側邊與天只餘一線

綿羊的黑絨於草叢雕塑出靜寂
殘缺的廢車在曠場等待降臨

狗尾草撐起黃傘搖動風鈴
尤加利樹支支楞楞漫山遍野

最是白楊樹葉圓而又圓
搖落一半空留一半

大海上十二門徒默默相望
任遊人蜂擁相機抓拍

只有我聽得懂他們含蓄的語言：
無有冒險精神何以開拓這片土地？

中國人匆匆把這奇異景色
掠入日本相機飛蝗般離去

嚴力

◎ 詩句系列 ◎

每當我對這個世界動手之前
總是先為它建一座醫院
但如今的建築材料漲價太快
我只能蓋一間停屍房

聯合國多麼想投票通過把戰爭徹底地埋在月球上
但考慮到月光會隨時扳動槍機來傷害夜晚
投票的事情只好放棄在夢中的白天

通婚吧
既然現代的電器商品已經沒有國界
男男女女啊
人類的插頭和插銷在哪兒都能繁殖電

生命在爐膛前排隊
購買各自的骨灰

他們的生活專長是使用鋤頭和鐵鍬
現代化之後
他們到處尋找舞台
靠表演鐵鍬和鋤頭謀生

努力吧葡萄藤
請努力把我繫成一個酒窖

關於和平
每次世界性的集會上
鷹和麻雀都說要用自己的蛋孵出鴿子

中秋節是最需要抬起頭來的節日！

漲價吧
所有的地球的資源
那時候跌價的是人類和二十一世紀

談到痛苦
孤獨是我身上最大的那塊疤
談到那塊疤
它在我身上真的很孤獨

中國人已經在
台北和北京的時差中生活了多年
但何時才能結束成“時差學”來教育後代？

恐怖主義份子 是政治動物的前身

94-95年紐約

日出日落 魯鳴

在晨曦的銅像中
我悄然消失
不留下任何石器和鐵錘
爲了你的黎明
我再三出走
相聚相離
眼淚奪眶而出
我想起了
十六歲放牛的日子

在我繽紛的人生裡
你是遙遠的鄰居
你神秘的手指東西移動
而我則在旅途中大口喘息
你的白字和黑衣輪回吟詩
“好好地過日子”
外婆離別的囑咐
是秋天最美的黃昏

於是我又回到了
這間木房子
邀請你從容地進入
我不再喃喃細語
無論你以什麼形式
照亮我點燃我
我都和你一起吞沒午夜

日落日出

95/10/19 一格哭外婆的離別

愛情 (之二)

可能不是我，但他仍是一個人
他向你靠近，向你墜落
實現著世界的法則，不能鄙棄他
他已包含了我，也包含神靈
他的吶喊源自於我，我消散的靈魂
我廣闊的肉體基礎，向他提供我微薄的養份
我使他像我，像藍、紅色美麗，像水溫柔
他在我的身體裡啓航，一樣奔向你的目的
所以，死是我的終點，他的始點

我所親愛的人啊，每當你舉杯
是在飲我，每當你用膳，是享用我
我在世上的形象、理智、感情，一切
所以我的藍色與紅色使你不斷長高
使樹成爲你的頭髮
天空成爲你的明澈的眼睛
你夜晚安眠於我，枕著我，又一次
動情凝視我，向我傾訴，催我顯形
所以我存在於你的每一名愛子

黃金之淚

我抬起我憂傷的頭顱
我的第一滴眼淚是金子
第二滴也是
神沒有看見，人也沒有
因爲我沒有號泣
只有夜色靜靜佈滿我的臉頰

我的眼淚很重
我的眼淚使我異常美麗
像那些悠遠的、寧靜的湖泊
被森林包圍，有一只小船
用殘忍的腹部犁開它的雪面
它們一起歌唱
使我的眼淚異常沉重又美麗

只有我憂傷的頭顱
我的眼淚是一滴滴沉重美麗的金子
永遠沒有神也沒有人
看見我，沒有號泣
只有寂靜的夜色
令一張金黃色的葉子
收藏我安靜守候的臉頰

憂鬱的敘事詩

商 河 詩 頁

我
在白色的陽光中交談
是一個晴朗的早晨
我的身體像一本書被翻開
我自己也聽見紙張的翻動聲
神靈們的著作
印著一些秘密的圖案和裸體
被縝密的枝葉纏繞著
白色的陽光中
我
一本巨大的書籍
詩集或小說集
黑色的街道、飛鳥和行人
裝幀著靈魂的封面
而我暗暗渴望一個人
佔滿陽光的靈魂的封面
背景是黑暗的無限
細小而永恆的慈悲葉架
我在早晨的陽光中
俯在桌子上
與濃密的葉架交談

商 河 詩 頁

本色

商 河 詩 頁

一場秋雨冗長地落著
屋內的人吸煙、飲茶、瞭望
至黃昏，雨仍在下著
肉體已擊穿，也滲著水
它不願再走動了，斜躺著黃昏
在沙發上讀報至暮色四合
它無數次提起茶壺往白瓷杯注水
它觀察水色和運動，往杯放一塊糖
然後飲一種緩慢的消蝕
暮色全在茶中，然後在它的肉體中
它拉暮色中的被至額下
蓋著漸冷和潮濕的土地
它歌唱，和著遠處林中的一片葉子
它唱至身體一塊塊碎裂
這是一種秋季中的落葉
在暮色的濃茶中飄旋

觀察者於落日的吟詠

日落了
這是秋天一次很平常的日落
似金屬鳴響，也像紙張撕裂
你很淡地恐懼著，無名的一切
這可能只是你繫於枝條的黑暗

日落。日落是鮮紅的
它擊潰一切，原野上遍陳兵器
兵器上是落日的鮮紅
兵器囚禁了無數的花
每一朵花是一具白色屍首的花
花上是落日的鮮紅

鳥於葉片中掙扎著
這是黃昏中常見的景象
葉是一種棕色天空中的網紋
樹中佈滿鳥，這是黃昏中常見的景象
偶爾天空中揚落一片葉
它於土中的消解是黃昏中常見的景象

落日獨步的響聲驚動葉片
鳥渴望著消解後的飛翔
黑夜已佈滿葉片，形成另一種束縛
它阻止你撕開葉片，釋放鳥
你體驗鳥於葉片中的掙扎
你又體驗落日獨步驚動你的掙扎

偶感

我出現在靜寂裡
飲一杯水
靜止與耀目的金黃
抬起了我的手和頭顱
我還等待什麼呢？

總有一天我已不存在
而花朵仍在園裡盛開
我反覆出現在靜寂裡
飲一杯水
飲那靜止與耀目的金黃

午後

商

午後我已非常疲累
從窗子望去，綠色顯得盈潤
而天空灰沉
我從地板中沉陷下去
那些涼的泥塵、岩石和水是迎候者
和那些隱蔽的事物本質，樓房和樹的根
我聽見地上的人偶爾誇耀和談論自由
把香煙仍在草坪上，看著這些
物體的確鑿擁有者，風和時間
和眼睛的看，肺的呼吸
在地上他們走動時沒有根
這一切預示著隱藏的現象，就像
人在遙遠的窗外，在圖片中

河

詩

頁

。

商

陽光傾洒進房子
房子很亮，很暖。窗子說
拉薩在哪裡？樹為根所束縛的自由
又在哪裡？自由的根在哪裡？等等

河

詩

頁

。

終極

商

我不會抱怨
我失去和得到的一切
將要失去和得到的一切
上帝收藏了我的眼鏡和筆
我看不清東西
也不能寫一個字
只能聽見風的呼聲
河水的流淌聲
大地從此處移往彼處的聲音
我因此更加富裕
飲更大的杯
直至杯中的苦水變成了甜酒

河

詩

頁

編者後記：在中國文壇上，商河是一位散文和小說作者。雖然在他那精緻、優雅的文字中浸透了濃厚的詩意，卻從沒有人見到他公開發表過詩。但他出版的第一本集子竟是部詩集——《萬葉飄零》，展示了他對自然的直接感悟。這個小輯選自他這部詩集，如果有違他隱秘的意願，編者就盼天恕了。

Paul Celan 詩選

引言：

這是一個歷經二次死亡的詩人。Paul Celan，於1920年生於奧地利一個講德語的猶太血統家庭，全家在納粹統治時期被關進集中營，僅他自己脫難，並於戰後定居巴黎。他以〈死亡賦格〉一詩成名，震動詩壇。但作為一個超越生死的人，他的體驗穿透人類的苦難，深入到黑暗——一個更加真實，更加龐大的宇宙，並以其獨特的語言反映出來，鑄成為晦澀難懂的晚期作品。在我看來，黑暗之所以成為Celan詩的主題，是因為他深知光明只是像幸福一樣相對的、臨時的現象，而黑暗才是包含萬象的永恆。對於這樣一位追求絕對的詩人，凡人的生存已無任何價值。因此他於1970年的投河自殺，只算是肉身的逃遁而已，他的靈魂透過他那些天書般的作品，於冥冥中引導我們悟道。

——達文

從黑暗到黑暗

你睜開你的眼睛——我發現我的黑暗存在。
我透過它往下看到床鋪：
那裡同樣是心靈和生命。

那就是渡舟嗎？哪一只，在橫越，覺醒？
誰的光輝隨我而來
照耀船夫出現？

——達文譯

帶上一把可變的鑰匙

帶上一把可變的鑰匙
你打開房子，在那留下來的
未說出的，吹積成堆的雪中。
你總是在挑選著鑰匙
靠著這奔突的血從你的眼
或你的嘴或你的耳朵。

你變換這鑰匙，你變換著詞
一種隨著飛雪的自由漂流。
而什麼樣的雪球將滲出詞的四周
靠著這漠然拒絕你的風。

——王家新譯

深 晚

深怨如金色的話語、夜開始
我們吃無言的蘋果
我們工作，樂隨我們的星宿
我們站在菩提樹的秋天裡如冥想的鷓鴣
如南方來的燃燒的客人
我們指著新的基督起誓：塵土合塵土
飛鳥合流浪的鞋
我們的心合水中的梯級
我們指著世界對流沙起誓
我們快樂地起誓
我們高亢地起誓自無夢的睡眠的屋頂
搖撼時間的白髮

我們搖撼時間的白髮

你警告我們：你們讀聖者！
我們熟知此事。
讓罪降於我們
讓罪降於我們的警號
讓淙淙的海來臨
讓攪亂的摧逼的風來臨
日午
讓從未發生過的發生！
讓一個人從墓穴中走出來。

——葉維廉

向 下

把家引向遺忘
我們冷漠眼睛的
交談。

回家，音節跟著音節，在
晝盲的死中瀰散，當
那只戲手伸到。龐大，
喚醒著。

我的話語已經太多：
堆積在玲瓏服裝的
四周，你寂默的風度裡。

——達文譯

棉線太陽

普照灰黑的荒原。
一棵樹——
高貴的思想
彈奏光之清調：敢有
歌吟動地哀，在那
人類的彼岸。

——張棗譯

在空白中

在那個大腦的花蕾
纏繞內臟的
地方，
我把我鑄成石頭，
他們捕捉我
用我所變之物
捲成球狀

——達文譯

花

這石頭。
這空中之石，被我追蹤。
你的眼，盲目如石頭。

我們曾是
手，
我們掏空黑暗，我們找到
那個詞，它將夏天魔幻出來：
花。

花——一個支盲目的詞。
你的眼和我的眼：
它們照料
水。

草木萋萋。
心牆環繞心牆
飄落進去。

一個一如既往的詞，眾鐵錘
飛舞在露天中。

——張棗譯

我仍可以看你

我仍可以看你：一個反響
在那些可以昆蟲的觸角暗中摸索朝向的
詞語，在分開的山脊。

你的臉相當驚怯
當突然地
那裡一個燈一般閃亮
容納我，正好在某一點上
那裡，一個最痛苦的在說，永不

——王家新譯

曾 我聽到他，
在沖洗這世界，
在冥冥中，通宵達旦，
如真。

經

一個和永恆
消散，
歸一。

曾是光。拯救。

——達文譯

無 在未來以北的河流裡
我撒下這張網，是你
猶豫不決地加重它
用石頭書寫的
陰影

題

——張棗譯

啤酒飲者

在時間的長桌上
上帝的飲者狂歡
他乾了視覺健全的眼睛和盲人的眼睛
他乾了陰影統治者的心肝
他乾了黃昏和空洞的面頰
他們是最豪邁的酒徒：
他們飲盡了滿飲盡了空
而從不會如你我一樣泡沫四濺

——葉維廉譯

簡介

李立揚(1957-) 華裔詩人。生於印尼雅加達。一九六四年全家抵達美國定居。曾在匹茲堡大學、阿里桑那大學及紐約州立大學唸過書。現居芝加哥。出版有詩集《玫瑰》(1986)及《我愛你的城市》(1990)。

我的小藍花

晚了。我來
找那種像一個聖徒般
倒懸著死去的花。
玫瑰不行，鳶尾花也不行。
我來找那種憂鬱的、羞澀的、
沮喪的、沈重且孤絕的。
此刻，黑暗在草上聚合，
我匍匐著。
它叫什麼名字呢？

小妹妹，我的小藍花，
我秘密的、甜蜜的陰道，
妳不知羞恥地在地面
展露自己。燃燒自己。妳短暫地
同時活在
兩個世界裡。

我請我的母親歌唱

她開始，接著我的祖母也加入
母女倆唱得像小女孩。
如果父親還在，他會拉
他的風琴，小船般搖擺。

我沒到過北京或頤和園，
也不會站在那隻大石舫上看
驟雨掠過昆明湖面，野餐者
在草地上奔散。

但我愛聽她們唱：
荷葉如何注滿雨水
直到承受不了，把水傾入水裡
然後彈回去，再從頭注起。

兩個女人都開始哭了起來。
卻不曾停止她們的歌唱。

非馬譯

李立揚詩選

獨餐

我拔下了這一年最後的嫩洋蔥。
菜園空了。土地冰冷，
暗褐，蒼老。白晝的餘燼
在我眼角的楓林中
燃燒。我轉身，一隻紅雀飛逝。
在地窖的門邊，我把洋蔥洗淨，
從冰涼的金屬水龍頭飲水。

有一次，幾年前，我走在我父親身邊
在被風吹落的梨子中間。我記不得
我們說的話。可能我們只默默地散步。可是
我仍看到他彎下身去的樣子——左手撐著
膝蓋，吱吱作響——撿給我看
一隻爛梨。在它裡面，一隻大黃蜂
瘋狂地旋轉，被黏在閃亮的稠汁裡。

今天早晨我看到我父親
在樹叢間向我招手。我幾乎
叫他，直到我走近去
看到那把鐵鍬，靠在我
留下它的地方，在搖曳的深綠裡。

白飯在冒汽，快熟了。鮮嫩的豌豆
炒洋蔥。麻油
大蒜燒蝦。以及我自己的寂寞。
我，一個年輕人，還能要什麼。

共餐

蒸籠裡有一條鱒魚
用薑絲，兩根嫩蔥，
以及麻油作料。
我們要拿它來當中飯，
兄弟，姐妹，我的母親
她將嚼魚頭上最鮮美的肉，
用手指頭靈巧地夾著，像
幾個禮拜前我父親的樣子。
後來他躺下去睡覺
如一條覆雪的路彎彎曲曲
穿過比他還老的松樹，
沒有行人，卻不孤寂。

亥每·沙丙士Jaime Sabines墨西哥詩人。一九二六年出生於墨西哥南部。大部份詩作品皆冷峻而富自傳性。其為父親之死所作之長詩即其作品中之最強烈者。要言之其作品雖具抒情性，但組織緊湊，用字經濟，其張力之經營甚為難得。一九六二及一九七六皆有選集出版。

我高興

我高興過了這麼多個鐘頭之後太陽出來了
；我高興樹欠伸為同一個人正自床上起身
；我高興今天是這個月的第二十六日；我高興我們還不曾死掉。

我高興也有些愁苦的人，就像那個女子，要是她不會愛別人，她一定會愛我。我高興因為慈祥的神使得我高興。

我喜歡喚狗：堤利，皮靈！我高興，我什麼都想作。除非能診治妳的靈魂，我不想讓這杯特起拉*灌醉。我想倒立來逗妳笑，我想拉出妳的舌頭讓妳收緊小腹。

我咬妳的耳垂，我舐妳左邊的乳頭，我知道我很靠近妳的心臟，一定。

我想宣示同妳成為好朋友。我不會給誰什麼。我仍會慷慨。我會張開雙手，跪在街角，讓太陽，以及過路的男子、上學的女孩，以及從教堂出來的老婆婆每人都給我一分錢。

我會乖乖的，就像一個剛從監獄放出來的人一樣。

* Tequila墨西哥一種以仙人掌釀的酒。

晨間十點

我愛妳在晨間十點鐘、十一點以及中午。我愛妳以我的全生命，全身。甚至下雨的午後。但是下午兩點或三點，當我想及我們倆，而妳卻想著晚餐，或者妳的家務事，或者妳缺乏的那些小小的歡樂時，我便開始靜靜地恨妳，還有另一半的恨意，留來給我自己。

而後我又愛妳。當我們躺下，我覺得妳就是為我而設。妳的膝頭妳的肚皮也這麼說。我的雙手也證明了，沒有什麼別的地方比妳的身體更值得我回去，或者離開。妳毫不保留的給出，我們將自己置於上帝的口中，直到我告訴妳我肚餓或者渴睡。

每天我都愛妳而又不可改變地恨妳。也有些日子有些時辰我不認識妳，妳成為一個陌生人，像是別人的老婆。我為別人也為自己的事忙，我的煩惱令我痛苦，彷彿好久我不會想到妳。現在，看吧，我的愛，誰會比我更愛妳？

殯

靈車的後面是載著送殯者——親朋們——的黑巴士。三幾個人在淌淚。對他們而言，這真是痛苦，要被汽車喇叭嘲弄，還有報販的叫賣聲，路人的嘻笑聲。靈車前進，停頓，又再加速，令人想到就算是死人也得遵從交通燈誌。這是個城市的殯葬，高貴而井井有條。

葬

但卻比不上鄉下的喪禮來得莊嚴而溫柔。一次我見到一個農人背著一個小小的白匣子，那是個女孩，大概是他女兒吧！沒有人跟隨他，連圍上一塊大頭巾，臉色變得嚴肅彷彿正思索著死亡的那種鄰人也一個都沒有。他獨自走在街中間，一手抓了帽子壓在匣頂上。當我們來在鎮中心時，他後面便跟了四部車子，陌生人都不敢超越他。

車站

我剛在車站上同羅沙分手，她得了癌症，要回去Tuxtla待死。她清楚得很，也向我們交代了她的女兒。

上

當鬥牛場上牛快要死的時候，它們常會去一個最鐘意的角落，那兒它們覺得安全。我們也一樣。我們總想回去原來的地方。那地方，鄉間，草葉、種子以及氣息一直就負載於我們的皮下。生長於斯的空氣以及砂、受洗的聖水等等，我們想在那些之間消失。

羅沙的身體正在找尋那個角落。今天她搭八點廿五分的班車開向Tuxtla。

我就是我的身體

我就是我的身體，而我的身體又不快樂又疲累。我想睡它一個禮拜，一個月，別同我講話。

當我醒來，唯願孩子們長大，唯願一切都帶笑。

我不想再用光腳踩在冰冷之上，擲給我一點什麼溫暖的東西吧，床單，毛毯，一點紙同記憶。並請關上所有的門，別讓我的孤獨溢出。

睡，我要睡它一個月，一年，如果我發夢囈，如果我叫誰的名字，如果我嘔嘔，別理會我。我要妳就當我是已經下葬了，妳什麼辦法也沒有，除非有一天我復活。

現在我什麼都不想，就想睡上一整年。

安妮·賽斯同——打開“女性解放”之路的女神

◎劉耀中

人世間多少天惠的奇才，不是夭折，就是自殺，否則就是精神異常，而且個個都是多情種。當然，這其間並無聯繫關係，也不是必然規律。但是，人世間最公平的事莫過於生與死，爲什麼不能順其自然，一定要死得這般悽慘令人痛惜呢？大概是應了詩人史清溪說過的話：“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醒悟之後，難以負載，不如了斷，求得解脫。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作曲家舒曼(Robert Schumann, 1810-1856)就是一個精神狀態與藝術創造等量齊觀的人。若以現代心理分析學的觀點，解析精神病狀與藝術創造之間的關係，舒曼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病例。可惜天賦奇才的舒曼死於四十六歲的盛年。一百一十八年之後，又有一個天賦奇才，死於盛年四十六。那就是美麗動人，曾當過模特兒的女詩人安妮·賽斯同。

一九七四年，波士頓大學詩作教授，埃德娜聖文森米雷(Edna St Vincent Millay)等級的女詩人安妮·賽斯同自殺了。消息一出，轟動了整個大眾文化界和學院社會。這個被美國拜金主義，拜名利、享樂主義的大眾文化界公認的“灰姑娘”，殞逝了，這個“仙履奇緣”中的灰姑娘，神話般的成功，又神話般的棄世了。

舒曼留下了許多筆記和書信，以及親友們對他的觀察資料。賽斯同也留下了她的病例和許多書信，一九九一年史丹福大學的英文教授黛安妮和德·米德布魯克，獲得賽斯同家屬的同意，從賽

斯同的醫生手裡，拿來她的病例，記載著對她的精神分裂症的觀察、分析、和治療，以及有關的錄音帶和書信等，以此素材寫了一部安妮·賽斯同的傳記，長達五百頁，一夜之間，成了暢銷書。

安妮·賽斯同 (Anne Sexton, 1928-1974)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九日出生於美國麻州威爾斯利市，是個資產階級的商人家庭。外祖父曾擔任過一個大報的主編，這可能啓發了外孫女執筆的興趣。母親曾在威爾斯利大學進修文科，因出嫁而輟學，出身於中上資產階級家庭。父親是毛衣商，脾氣很大，強迫妻子服從他，對兩個女兒也極爲嚴厲。生活講究，必須穿好衣服，繫上領帶，才能端坐進餐。內衣內褲也必須熨得平平整整，才能上身。但他常常酗酒，生意上的壓力使他暴躁，甚至虐待親生女兒。

安妮聰明伶俐又頑皮。不用功讀書，一向是“C”級的成績，和父親常有矛盾。由一個神經質的姑姑照顧她，姑姑搬到安妮家以後，和安妮關係親蜜，給安妮不少安慰，這位叫娜娜的姑姑在文化和習慣上對安妮都有影響，尤其是行爲放蕩方面。後來娜娜姑姑因精神病而住進醫院。

安妮因功課不好，只好在附近的初級大學就讀，認識了茄約賽斯同，是個無所事事的人，常到她家中和她父親一同喝酒。雖然他在大學讀書，卻不求上進，成績平庸，雙方家長反對他們結婚，從而促成了兩個人的私奔，生

米已成熟飯，只好正式結婚了。爲了生活，安妮去推銷女用外衣，不久，茄約在安妮的父親公司裡工作，寄岳父籬下，難免受氣，安妮爲此感到不高興。那時她甘心充當一個美國的家庭主婦。

賽斯同學業上沒有成就，事業上無建樹，生活上放蕩，又不懂得如何去交際，一個家庭主婦怎麼會成爲明星詩人呢？確實耐人尋味。

安妮的精神病是在一九五一年第一次懷孕時發作的。她試圖自殺，未成功，進了醫院。開始接受精神分析治療。她的責任醫師是弗洛伊德派，他勸安妮多寫詩，從這位醫師處，安妮學到了弗洛伊德的理論，如奧地帕情結等等精神分析的概念，反映在她的詩作裡。醫生則解析她的作品，進而瞭解她的病情。

雖然她當過模特兒，拍過模特兒的影片，但找正式工作確不容易。在社交方面，無名文人圈子裡，她鋒芒畢露，如蜂后，如猛虎。此時她認識了詩人喬治·史達布克(George Starbuck)、詹姆斯·威特(James Wright)、史諾格拉斯(W.D. Snodgrass)等等。在波士頓大學聽課時，認識了懺悔派詩人羅拔·洛厄爾。那時洛厄爾已出版了他的《生活描述》，肯定了“懺悔派”的定名。一九五八年認識了西爾維婭·布拉斯。

那一年西爾維婭二十六歲。兩人交談中，彼此都流露出自殺的動機和方法，吞服毒藥或採用煤氣，吸入一氧化碳等。她們說起

死亡如同蛀蟲，瘋狂地撲到電燈泡上，飛蛾撲火，尋求光明。西爾維妮後期的作品，暴露出受賽斯同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但是西爾維妮死後出了名，因而引起讀者探奇心理，使賽斯同的作品頗受讀者矚目。

她們兩人有共同的嗜好，時常一同去酒吧喝馬蒂尼酒，她們對一切事物感到好奇，有欲窮追究竟的習慣，也有共同的症狀，妄想狂。認為詩的相對，就是死亡。

經過幾位教授的指點，如福爾摩斯、洛厄爾等，賽斯同的詩，用語更加尖銳，一九五四年，她的精神分裂症復發了，時狂時正常，完全以病患詩人姿態出現。其他女詩人也有類似現象如：馬克思·顧民、艾德里安妮、瑞奇及且妮絲·利維爾托芙，都有蠱惑般的神經兮兮。

當她創作與精神狀態正常時，正值國內反戰情緒高昂之際。金斯堡組織詩人開了一個反戰詩會，賽斯同也參加了這個活動，並表演了詩歌朗誦。她最高興的是和Kayo階級的歐洲和非洲狩獵旅行。

她喜歡喝俄國燒酒伏特加，駕駛紅色的“美洲豹”牌的汽車，喜歡把神話寫進詩歌裡。如：伊卡爾斯情結，是說希臘建築師戴也拉勒斯的兒子伊卡爾斯，利用獵裝上之翼逃出父親設計的“克利特島”，因距離太陽太近，他的翼遇熱融化，墮海而死。她認為男人和女人，都同樣有想像力和複雜性。

賽斯同善於控制自己的靈魂，無論是意識或潛意識、下意識等等。她教學時，男女學生濟濟一堂，甚是威風。顧民曾寫過安妮

獻出她的知識，貢獻給學生們。她講過：精神上的最高峰、性愛的自由欲望、憤怒於社會上的壓抑、憂鬱症狀的超越、婦女的獨立個人主義等。她的詩歌在這方面是不朽的。但是美國過份的現實主義，演變成放浪形骸和不道德行為，是可憎的，也許這就是淺陋的文化素質的表現。

一九七四年懺悔派已過時，後現代主義和超現實主義重新崛起。賽斯同關上車房，發動她的“美洲豹”汽車，吸入大量一氧化碳而與世長辭了。

賽斯同的著作年表如下：
詩集：1960，去精神病院，半途而歸。

- 1962，我的漂亮東西。
- 1964，詩集。
- 1966，生或死。
- 1969，情詩。
- 1971，蛻變、愚蠢的書，兩部詩集。
- 1974，死亡手冊。
- 1975，到上帝那裡的一段可怕的航程。
- 1976，馬士街四十五號。
- 1978，Y醫生的話。

賽斯同在一九六〇年的詩集裡，說到她要加入懺悔派詩人的行列，也談到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裡的經歷，她這本詩集組織得很精密而尖銳。她寫道：

“我，兩次要自殺。”
在另一首〈催眠曲〉裡，寫道：

“我的白色安眠藥 / 是顆閃爍的珍珠 / 使我的靈魂飄出體外。”

1962年出版《我的漂亮東西》時，她已受聘於賴德克利夫女子大學。講過失去雙親的悲傷，以及墮胎和產婦的痛苦。

一九六六年她的《生或死》出版後，榮獲顧根漢獎金和普利茲獎金。在這部詩集裡，評論西爾維妮不該自殺，她還說：“我希望死，但等得太長久了。”

一九六九年《情詩》暢銷。同年，受聘於波士頓大學詩歌正教授。那正是出版《蛻變》之後。

《蛻變》和她的生活不一致，可能因為評論界評論她過於放任內在事物的原故，她試將原本的意向，拋向客觀及外在世界的事物上。但她並不願意放棄對內在的追求，於是在一九七一年出版的《愚蠢的書》中，採用調侃的語氣，諷刺美國的政治，如在〈轟炸機〉一詩中寫道：

“我們是美國 / 棺材的填料 / 我們是販賣死亡的雜貨店 / 裝進木板箱，像那花椰菜”

她後期的詩集有宗教題材，如〈耶穌事件〉。而她並不是執意去死，有矛盾，有徘徊，在《死亡手冊》裡，有這樣的句子：

“當我將要死亡時 / 讓死神慢點來 / 讓這幕啞劇 / 上演最後一次的西洋鏡”

《到上帝那裡的一段可怕的航程》是她去世後出版的詩集，這是受了諾斯替的思想影響，把上帝看做“劣神”。在《馬士街四十五號》詩集裡，流露出離婚後的落寞：

“離婚 / 毀了兩條命 / 斧子砍了兩個頭”

安妮·賽斯同的心理學觀點

她的醫師來自維也納，是心理學泰斗弗洛伊德學派。負責給安妮治療時，無形中影響了病人的觀點。賽斯同的朋友，詩人詹姆斯·萊特採用榮格心理學原始模

型的概念表達深層意象，但是賽斯同對榮格的思想不理解，而認為弗洛伊德的比較簡明有力。因此，賽斯同是弗洛伊德女性主義心理的先驅。

安妮的寫作技巧爐火純青，懺悔派仍以精神分析為基礎，也只限於弗洛伊德派，因此她的思想沒有突破，只好依賴於宗教，直到她的末日。她去世的時候，雷斯凱和布拉斯已不在人間。反戰派的詩已過時，懺悔派已逐漸消聲匿跡。一九七二年，巴利曼自殺，洛厄爾同年逝世。文壇上有段時間很蕭條，她就在這個時候離去了。

安妮一輩子都無法適應她的成功形象，因為她不能脫離精神治療。她利用精神病做撐桿跳的桿，對社會不良現象進行攻擊，對美好的人生盡情抒發自己的感受，充份地表現出美國WASP（英、法裔的美國人）階級的人格和鬥志。賽斯同死時四十六歲，布拉斯去世時是三十一歲。文壇上認為布拉斯的成就比賽斯同高，筆者認為安妮才是打開“女性解放”之路的女神，她才是女強人

。也有人把安妮比做搖滾女樂師簡妮斯·喬比倫 (Janis Joplin)，她的死是溺於毒品和酒精，以及感情崩潰。可是安妮是有打算的，有貢獻的，是對男女不平等的卜滋華社會的強烈抗議。

賽斯同和布拉斯之間的差異

唐詩中有句：“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賽斯同和布拉斯的自殺，以死抗議，從而喚醒人們對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重視。她們的心聲反映在詩作的字裡行間，她們的死，不是不知心，而是向世間敞開了她們的心扉，任你去讀，任你去思索。她們的詩是作品；她們的死，也是作品。她們向社會呼籲，扮演了美國二十世紀的“卡珊多拉”。這是古希臘傳說，托洛伊的女預言家，被阿波羅將她致啞。因為她的預言聳人聽聞，為阿波羅文化所不容。

賽斯同出自卜茲華中上家庭，像法國普魯斯式的家庭，她神經質，富於感情，一夜之間，成了名人。私生活放蕩和幾十個男人

同過床，包括她的精神分析醫師。雖然如此，她做妻子的時候，卻是個好妻子、好母親，可人的情侶。

布拉斯的家庭出身，不及賽斯同富有，是個小資產階級家庭，也有神經質的症狀，但生活嚴謹而細心。她的出名，全靠自己奮鬥，她在英國自殺，多少和她丈夫休斯的不負責任，有外遇等因素有關。布拉斯猶如阿波羅太陽的白熱、無情，甚至殘酷。

在現代這個“自殺女詩人”工業的推動下，她們的書魂詩魂永遠飄落在毒品安眠藥和酒精之中。由於懼怕死亡和迷信，大眾文化把“死亡”放在她們的詩歌中心，彷彿她們變成神或鬼，附在我們身上。死亡不是暴力所致，她們的詩歌是靜靜的。她們只是努力用詩來表達美國婦女的進取力量。她們的死，是大眾文化的勝利，把她們致於死地，這就是社會上的競爭。

李商隱詩中有一句：“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不是麼？她們死後，我們才知道她們的貢獻是值得追憶的。

安妮·賽斯同詩選

夫 妻

關於婚姻的

痛苦……

我們不是愛人。

我們甚至互不相識。

我們看上去很配，

但無話可談。

我們像兩只鴿子……

走錯路來到郊外的

一對兒，

拋棄了波士頓，在那裡，

他們的小腦袋會撞在無窗的牆上，
厭倦了北角的水果攤、
路易絲堡廣場上的紫晶窗、
公共場地上的長椅
和熙熙攘攘的
交通。

現在有人人都可以享受的綠色的雨，
像喂藥水一樣平常。

現在他們在一起

像兩個陌生人在一座有兩個蹲位的公廁，
一塊吃，一塊蹲。

他們有牙齒和膝蓋，
 但他們沉默無語。
 一個士兵被迫和另一個士兵呆在一起，
 因為他們分擔同樣的污穢，
 同樣的打擊。

他們是流亡者，
 被同樣的汗水和酒鬼的夢玷污。
 因為他們只能緊抓不放，
 它們的紅爪子曲捲著，像套在
 同一只胳膊上的手鐲。
 就連他們的歌聲也飄忽不定。
 它不是一種語言；
 它是一種呼吸。
 他們是兩個氣喘病患者，
 空氣通過一根有絨毛的細管
 嗚嗚咽咽地呼進呼出。
 像他們一樣
 我們既不交談也不清嗓子。
 啊，親愛的，
 我們一起在窗玻璃旁喘息，
 醉倒在酒鬼的夢鄉。
 像他們一樣
 我們只能緊抓不放。

可是只要他們能飛越這段距離，
 就會刺穿我們的心。

有星光的夜晚

“這並不妨礙我強烈要宗教（我能說這個詞嗎），而後，我在夜晚出去畫星星”

——梵高給他兄弟的信

那城鎮不存在，只剩下那個地方
 那裡有一株黑髮的樹，向上漂
 好像一個淹死的女人，朝向燥熱的天空。
 城鎮靜悄悄。夜晚有十一顆星，在沸騰
 啊星光，星光照耀的夜晚！我正是
 要像這樣死去。

它在運動，它們是活的
 甚至月亮在它的橙黃的鐵枷裡膨脹
 像上帝，想從它的眼睛裡推開孩子們
 那古老不可見的蛇吞下了星星們
 啊星光，星光照耀的夜晚，我正是
 要像這樣死去

進入那急忙的夜的野獸中
 讓那條巨龍給吞掉
 從我的生命中分裂出去，
 沒有旗幟，
 沒有肚子，
 沒有呼喊。

【彭予譯】

【鄭敏譯】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 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序 《春天的遊戲》

◎紀弦

襟前雙鷓鴣 嘖嘖
飛入我的懷抱
啊——嘖
春天於焉成形

詩人陳銘華和我相識已有數年。而在我的一群“忘年之交”名單中，他和詩人陳本銘，被我稱為“二陳”或“雙銘”。他們兩位曾來舊金山看我，還送給我一瓶美酒。我們在一起玩得很高興，談得很投契。他們二位在洛杉磯創辦並主編詩雙月刊《新大陸》，迄今已出了三十一期。五年來，從未脫期。而在編印方面，銘華出力更多。去年九月九日中秋節，由詩人張錯主催的詩朗誦大會，我也應邀前往L.A.出席朗誦。登台亮相的朋友們，除我與張錯外，還有愁予、維廉、楊牧、秀陶、本銘和銘華。大家的表現都很不壞，被公認為近年來華人精緻文化在北美活動裡最成功的一次。

一九五六年，銘華出生於越南嘉定。祖籍廣東番禺。中學時期就開始寫詩了。一九七九年來美，專攻電子，從事電腦工程。他一面謀生，搞科技，一面寫詩，編詩刊，不但毫不衝突，而且相輔相成。作為一個二十世紀現代詩的作者，像這樣一種藝術與科學合一的生活方式，絕非那些十九世紀浪漫派詩人之所能理解的。別的不談，單就這一點而言，銘華也可算是我的同志之一了。銘華的作品，除與本銘、遠方、達文四人合著的《四方城》外，他個人的詩集，繼《河傳》與《童話世界》之後，這部《春天的遊戲》，已經是他的第三詩集了。

。現在閑話休提，言歸正傳，下面就讓我們來談談他的這部新書吧。

二

收入詩集《春天的遊戲》裡的作品，共計五十五題六十四首（有一題二首或數首的），分為六卷，除一兩首作於九二、九三年，多為九四、九五兩年之新作。卷一“春天的遊戲”，包含十一題十二首。其第一首〈春日〉和第三首〈春天的遊戲〉都寫得很好。〈春日〉之全貌如下：

那婦人
憂鬱是她淡金的髮
因望遠而掛在青蔥山上
那梨渦
是去年我隨意的吻
不必為重逢而白裡透紅

我不知道此詩究竟寫的是春天的太陽呢還是和一個女子的“重逢”。也許前三行寫的是景色，後三行寫的是愛情吧。總之，相當的朦朧，也很有味道。而尤以“淡金的髮”、“青蔥山上”、“梨渦”、“隨意的吻”和“白裡透紅”這些意象的經營為最美。至於〈春天的遊戲〉，給我的感覺也是同樣的喜悅和甜蜜：

婦人 我要藏妳進硬碟機去
用最cool的程式來還原
愛給朝露 夢給苔蘚
眉給蜂蝶 鼻給花粉

其最後四行不難懂，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其第三第四兩行頗富於“裝飾趣味”（凡學過畫的人都了解這術語），而又十分巧妙地用“愛”與“夢”，“眉”和“鼻”，引出了最動人的“詩眼”——“襟前雙鷓鴣”，真是太美了。可是第一第二兩行，那就要憑科技方面的常識來加以解釋了。什麼叫做“最Cool的程式”？我不太明白；而要把一個“婦人”藏進“硬碟機”裡去“還原”，這倒是蠻好玩的。除此二首，還有〈晾衣二題〉和一些寫植物與花卉的，如〈九重葛〉、〈Blue Girl〉、〈天堂鳥〉等，亦各有其可取處。

卷三“下城之霧”，同樣包含十一題十二首。其第一首〈越戰退伍軍人〉寫得最好，最成功，我特別欣賞。全詩如下：

一隻腳已在雨季失蹤
另一隻要到福利局排隊
以致剛剛擔保回國
據說是唯一骨肉的女兒
離家出走
他連良心都早給白宮炸掉
不在乎只剩下
這憲法堅持的
一張嘴
用來灌酒

此詩相當明朗，很容易懂。但請注意，美學上的“明朗美”與“朦朧美”原本是無分高下的，我完全沒有厚此薄彼的意思，請勿誤會。而在我的批評原則之下，

凡屬於朦朧美的詩篇，只要它的文字並不太過晦澀，我就可以讓它通過，而屬於明朗美的作品，只要它留幾分給讀者去想想，我也可以給它及格。銘華來自越南，對於越戰，有他親身的經驗，耳聞目見，比我們更多。當然，對於那些並未受到“英雄凱旋式”之盛大歡迎的退伍軍人，他是充滿了同情心的。我給他的信中，也曾說過：“越戰失敗，決非軍人之過，而係那些文人政府的渾蛋們所造成的。什麼叫做打仗不求勝利？真是千古奇聞，荒唐之至！……”如果有什麼文教機關徵詩給獎而以越戰為題的話，則我願意大力推荐陳銘華的傑作，並發動我所有的朋友投他一票。因為此詩實在難得：既是一段歷史的注腳，也是一個時代的見證。此外，在這一卷裡，還有一首〈下城之霧〉

宿醉起來
流浪漢嘆一口——氣
廣廈千萬間
便從櫺窗上
散
開

和一首〈假釋犯〉

他不要再次無家可歸了
他不要再幹鼠摸狗竊的事了
他要堂堂正正的去殺一個人
他懷念獄裡的三餐一宿
電視和熱水澡以及其它種種

也都寫得好棒。這些都是“鹹味的詩”，和卷一那些帶甜味的不同。

至於卷二“啤酒廣告”，包含五題五首，和卷四“和時間賽跑”，包含十三題十三首，則係有

甜（如〈邂逅〉）有鹹（如〈所謂後現代〉）；還有一些酸酸的，苦苦的，辣辣的哩。

卷五“訪”，包含八題十五首，而尤以〈台北詩行〉這一題六首和〈訪張錯〉為最重要，而且具有紀念性。一九九四年第十五屆“世界詩人大會”由台北召開，到各國各地區代表數百人，盛況空前。大會由老友王吉隆（詩人綠蒂）籌劃並主持，我的得意門生之一詩人楊允達協助進行，一切順利，圓滿成功。他們早就再三懇切邀請本人出席，而且還要寄飛機來回票給我，但以老伴健康之故，我婉謝了。不過我的論文還是在限期以內趕寫寄去，由允達代表他的老師當眾宣讀了。這一回，三藩市和羅省的朋友們都被邀請了，但只有銘華一人欣然前往，而他的收獲的確不小。請看〈台北詩行〉這一輯的第一首〈時間〉吧：

小心裝進旅行袋裡
去年攢下的十五個小時
一下子遺失在台北
某街某巷某弄某號某樓
後現代的天空中

好不容易省下來的時間和一筆錢，就這樣花掉了。這對於一個有職業有工作的“上班族”而言，不能不說是一件大事。但是作為一個詩人，出席詩會，多交幾個朋友，這不也是值得的嗎？不過，“某街某巷某弄某號某樓”，吉隆和允達他們把他帶了去，那裡面究竟有些什麼好玩的呢？這個，我就知道了。其第二首〈故宮博物館〉、第三首〈日月潭之晨〉、第四首〈杜老爺西餐廳〉和第五首〈台北印象〉都寫得很棒也很美。至於第六首〈空姐

開的玩笑〉也很夠意思，而尤以最後兩行

她關上所有的窗
不讓一匹匹雲奔馳

我最欣賞。好一個“一匹匹雲”！這才是“詩的”；如果說“一片片雲”，那就變成“散文的”了。我以為，作為一個二十世紀的現代主義者，一個“自覺”的現代詩的作者，首須分清什麼是“詩的”和什麼是“散文的”，而這一門功課，比一切重要。銘華的詩，多半很短，四行，五行，是常見的；十行以上的都很少。就拿這一輯〈台北詩行〉來舉例吧，每首皆為五行。可是〈訪張錯〉就不同了——居然長達四十一行！這在他是很少有的。此詩的第一節是這樣的：

上山
上山
又上山
左轉
右轉
又左轉
鷹脊上站起
兩棵棕櫚樹

在這裡，他使用了法國詩人阿保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立體派詩的文字排列法，十分有趣。而在詩後“附記”，他說：“本詩的第一段幾乎與他隨手寫給我的路向指示完全相同。”由此看來，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寫實的”表現手法了。除此以外，銘華在其他詩作中，也有類似的情形。我認為，偶一為之，不是不可以。我也曾有過的。但常來這一套，那就沒意思了。〈訪張錯〉的第二節只有一行：

是曩昔繫馬的地方嗎

這當然沒問題。但是緊跟在第三節

劍掛不掛都無所謂了
刀則宜勤磨
不然
戚將軍的憂
鄧管帶的憤
譚章京的血
還有千千萬萬人的恨

之後，第四節

如何能雪

又是單獨的一行，像這樣的分節法，固然有其加強語氣之作用，不過還是不分的好，我以為。去年“九九詩會”一連串的活動節目中，有一天晚餐後，大家一同到張錯家去喝酒，是我最高興的一項。我看見了他收藏的那些古代兵器，都是很名貴的。下次再去，一定要他為我舞一回劍，讓我開開眼界。“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我不是也可以學著老杜的口氣寫他一首〈觀詩人張錯舞劍行〉嗎？當然，他不舞，我就不寫了。現在讓我放開張錯，接下去再談陳銘華。

卷六“散文詩七章”，包含七題七首。這七個作品，我都很喜歡。而尤以第一首〈捷徑〉為最妙。這是一首道道地地貨真價實的現代詩；而且也可以說是銘華的代表作之一，和〈越戰退伍軍人〉同樣的重要。詩的全貌如下：

八歲的兒子聽膩了我對交通
擠塞的牢騷，要幫我把我
FAX到球賽現場去。以他現

時的科技知識，包裝和輸送一個詩人是綽綽有餘的。我想。問題在於，將我變成現場觀眾和將現場變成電視的效果是否有什麼不同

由此看來，銘華的兒子，將來長大，在科技方面，必定大有成就，那是可以預期的。但在文藝方面，他能不能傳他爸爸的代，那我不敢擔保了。在這裡，對於“散文詩”一詞，我有一點意見。我一向主張：文學分類，不是詩就是散文，不是散文就是詩，沒有“介乎詩和散文之間的”混合體，一切置重點於“質”的決定，凡本質上的詩，就叫它歸隊於詩，凡本質上的散文，就叫它歸隊於散文，不管它的形式如何。就拿銘華的〈捷徑〉來舉例吧，其排列之式樣，雖然和一般散文是差不多，然而沒有一字一句不是“詩的”。而在這個作品裡面，實在連一點“散文的”成份也找不到，它完全是一首“純粹的詩”，而決非一個“雜種”。而總之，我們的現代詩，“形式”上如何排列，那是各位詩人的自由；而“本質”上的嚴格要求則係具有決定性的。故說，較之傳統詩，現代詩是“更詩的詩”。我在我的詩論中，時常提到，“散文詩”一詞太灰色了，為了處理上的方便，乾脆把它取消拉倒。但請注意，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銘華、秀陶、商禽和其他朋友，儘管使用這個灰色名詞，不肯取消，我也無法反對，甚至來他一個什麼“詩的散文”，那也是他們的自由，我可管不著了。

三

以上我已經把該說的和想說的

都說完了。換句話說，我已經在銘華的新書《春天的遊戲》裡“遊戲”過了。當然，在這個大花園中，還有不少奇花異卉沒上鏡頭，也就是說，我沒提到。為什麼？因為不多留一點“新大陸”給讀者們去發現，妨礙了讀者們自由欣賞的權利，那我的罪過可就太大了！最後我要奉勸銘華一句話：保持你獨自的風格，走你自己的路，這是比一切重要的。那些來自台灣的影響，什麼“超越自我”啦，又是什麼“實驗另一種表現手法”啦，都是鬼話，別聽他們的！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寫完於美西堂半島居。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 and 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0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